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三四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

宋 四十七

歐陽修 發 棐　劉敞 攽 奉世　曾鞏 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

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絶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宫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

令武成節度判官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修論事切直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按蘇轍撰修神道碑載修自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事）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

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言麟州天險不可廢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内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

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

年徙揚州頴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内銓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内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

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湖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横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横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濵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為

河北悉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

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
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時
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
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
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
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
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
宗在位久德澤在人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

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王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

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之奇因中丞彭思永言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使詰思永之奇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寛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寛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

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意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

蘇洵洵子軾轍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金石遺文一切掇拾謂之集古録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記子發奕棐辨

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

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
棐字叔弼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
官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婦兄魏
泰居襄規占公私田園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
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持不與泰譖於布徙知路州旋又
罷去元符末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
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
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

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卒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按東都事畧作袁州新喻人歐陽修撰敞墓誌作吉州臨江人考宋史地理志臨江軍吉州袁州並屬江南西路而新喻則淳化三年已自袁州改隸臨江軍宋史本傳不誤舉慶歷進士廷試第一以内兄王堯臣嫌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辯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

參之臣懼為衆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從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乗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温成后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

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寛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帝深納之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敞曰

此所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使還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壅馬足不得行青不自安敞為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為民田其後官取瀦水主皆失業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察其寃親按問之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徙鄆州決獄訟明賞罰境内肅然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

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名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鬬皇城使捕送開封棄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奏請一准近格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嘉祐祫享羣臣上尊號敞疏言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以虛名為累帝遂不受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

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疾少間求外以為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

十銘識奇奥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為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長於春秋弟攽子奉世

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直講歐陽修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排之攽官已員外郎纔侍館閣校勘熈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

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攽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攽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為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攽曰侍臣講論於前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

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又嘗貽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戸部判官知曹州曹為盜區重法不能止攽治尚寛平盜亦衰息為開封府判官復出為京東轉運使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為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攽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為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攽尤邃史學司馬

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為人踈儁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云

奉世字仲馮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户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修久之為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户部吏部侍郎權户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内

侍為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户曉帝為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曽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遂不許明年責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謫居兖沂以赦得歸按東都事畧作奪職謫知徐州提舉崇福宫政

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卒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甫冠名聞四方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録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

錢不足賦諸鄉户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輩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知齊州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州縣吏莫敢詰輩取寘於法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輩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

首휘飲食冠裳之盜閒多出自首自是外户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他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휘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凡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휘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師征安南所過州為萬人備휘先期區處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恩按曾肇撰휘行狀作廖恩既赦罪出降

餘衆潰復合辇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辇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辇負才名久外徙過闕神宗召見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以節用為理財之要加史館修撰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數月卒年六十五辇性孝友為文章本原六經少與王安石游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

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對曰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吕公著嘗告神宗以甞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黄巖簿用薦為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禮文殘缺肇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遷國史編修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為神宗實録

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力為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禄事出守鄧肇言維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覿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今覿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徳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

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臣竊謂
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
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
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
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内東門拜表今太皇盛德不肯
自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
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
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翌日有旨罷

宴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入為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啟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寘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時方治實録譏訕罪降為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為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

投匭者如織章悖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併録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為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肇極力論解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嵗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宜反覆循省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凡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宫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

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彦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以杜惇卞復起之萌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

大夫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三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

宋四十八

蔡襄　呂溱　王素 靖 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顗
鄭俠　何郯　吴中復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蔡襄守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

作四賢一不肖詩慶歷三年仁宗更用輔相擢靖修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用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説其説有三一曰好名二曰好進三曰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

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宫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

陛下當修人事柰何專信佛法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
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國事宰
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始自稱
兀卒既又譯為吾祖襄以為慢侮夏竦罷樞密使韓琦
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
朝庶民歌於路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
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
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保州卒作亂

推儒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溫成后追册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

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輒

封還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

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

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

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禁

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絶海而濟往來畏

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焉又植松

七百里以庇道路名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剗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以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開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乾道中賜

諡曰忠惠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出知蘄楚舒三州按東都事畧作出知蘇州歴楚舒二州復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以侍讀學士知

徐州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答天戒溱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内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贐事下大理議溱乃未嘗受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為未抵罪分司南京按東都事畧作西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為京尹者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

郎漆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按東都事畧作以父遺恩授太常寺太祝不言進士屯田員外郎與太常太祝官亦異）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為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鄆州仁宗思其賢推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恵諸軍以賞素曰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

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駕還而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立命遣出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為明素獨不擿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

故按王珪撰素墓誌載素三知渭州宋史本傳亦云於是三鎮涇原而不言再知渭州在於何時東都事畧載宣撫使范仲淹劾轉運使劉京市木擾民事連素降知華州又落職知汝州久之復天章閣待制知渭州是素之再知渭州在知汝州後也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巉堡役未具敵伺閒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出知定州成都府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

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劇煩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名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為築八堡使居之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將必為

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揺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冦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頼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鞏往訪

之與客遊泗水登䴬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巩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巩亦竄賔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横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

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陜西刑獄鄉戶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為令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因果服罪為開封府推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為囊槖請并坐之著為令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阯且至老幼入保事聞中外以為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

僉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一年入為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為司農主簿使行淮浙賑旱菑究張若濟獄刻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為太常丞神宗謂古好興論止以為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為祔廟節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禮不可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為湖南轉運判官

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帳悉貸於民古請出公錢為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顧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為凶年亡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

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别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尋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為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

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從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為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為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於是頻昌益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

為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揺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起家為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數上書論事

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煜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

口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税尹洙歐陽修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𥁞知名徙監泰州税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為校理同知禮院慶歴中仁宗鋭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以靖為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羣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可為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為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靖上疏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

使契丹辭日以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為目凡數十事
帝命悉條奏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
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
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
造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陛下若勤勞罪
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
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舍利神靈一塔不能自
衛為火所毀況藉其福以庇民哉嘗論夏竦姦邪不可

為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修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為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

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内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盆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但思

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爲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嘗爲契丹國語詩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

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秉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就喪次起靖為祕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

按長編載皇祐四年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為祕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盜賊靖及畋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輯農兵完葺保障以為守禦計朝廷聞而嘉之又以畋素習蠻事故有是命靖後七日改為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秋七月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靖及楊畋皆許便宜從事若兩人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通從之靖專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併付靖經制兩路而靖以自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也上從其言宋史地理志廣

州屬廣南東路時智高方圍廣州故靖云云

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又募儂黄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阯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鬭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

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阯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名交阯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紿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民貧不

能葺居為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為侍御史論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按姓字疑官字之譌皆進秩者思永言不宜濫恩以盃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覬執政王守忠已受寵而求旄節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言外戚秉政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帝怒中丞郭勸

諫官吳奎為之請乃以汎恩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為湖北轉運使下溪蠻彭仕羲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仕羲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為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即具獄民以楮券為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揵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閒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掊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朘其三之一使怒去尋為戶

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徙知江寧府治平中名為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思永更上疏極論以為當尊為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英宗感其切至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神宗即位御史蔣之竒糾歐陽修陰事思永以為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黄州改

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戸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為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始就舉持數釧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為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寠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

詮司以身言書判選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為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曹修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為陜西都轉運使黄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

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守身既陷没不幸又為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彦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求款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建言兵役不息生民疲弊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澤州還為待制

按司馬光撰存墓誌載存受延州之命以母老憚行復以待制徙知澤州與宋史本傳云徙澤州還為待

制互異

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闗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為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因壻李敭之弟李教醉為妖言事奪職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家居矜莊秉彊河決埶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茍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年八十八謚恭安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今庶官猥衆冗濫銓曹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又言陛下初臨御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願申詔

中外許令盡言臣下進見訪以得失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祕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旋即廢罷獬言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言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藴以薦諸朝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按實錄鄭獬傳載獬上此疏在未出知京南以前而所謂京南亦與宋史本傳荆南異還判三班院神宗初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

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尊用變詐之士務為掩襲豈帝王大略哉諤擅興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韙之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以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吕誨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引疾祈閒提舉鴻慶宫卒年五十一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與陳烈周希孟

鄭穆謂之四先生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褢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羣盜往捫獨一人手無所汚乃為盜者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褢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弼入相薦為祕閣校理判祠部知常州運渠横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為常蘇二州病褢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

畝定其數授以浚法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為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名試知制誥以

言不行辭願補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踰年為知制誥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莅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為急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吕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帝不能盡用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為

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戸部判官知
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
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亢募盈鮮額有不足至役鄉
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
不復調民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
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
問一篇上之王疇為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
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為

滁州團練使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録十議以進命知諫院王安石雅與之善既得志排異己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辟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人為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未冠擢進士再遷集賢校理知太

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按李清撰洙墓誌作論時政七事要務十五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緡錢以取贏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可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為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榦當三班院草其為欺姦甚者八事定為令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建

言羣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擢翰林學士纔踰月得疾卒年四十九洙博聞强識明練典故出語皆成章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為穀城令以廉明稱知封丘縣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願以洪範為元龜祖

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

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

還出境稷劾之遷右司諫揚荆二王密令蜀道織錦茵

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

承皆宜糾正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

祭酒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嘉祥

未臻沴氣交作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

災稷帝親政召内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

初親萬幾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論蔡京姦狀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録亂神宗實録今方修哲宗實録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禝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曾布將相禝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禝謝表有佞臣之語

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
改禮部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
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
爾禁内織錦緣宫簾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黄絁服
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而
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
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别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
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

敏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為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寖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

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髙位重非戡所當得兖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并劾閤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人遥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循私紊法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為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州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

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覦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為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為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

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播為惡言內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治平二

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帝覽奏即命郎必知諫院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爭七上章乞解臺職遂劾宰相韓琦不忠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吕大防共劾

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上還告敕居家待罪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按司馬光撰誨墓誌徙晉州在英宗時與宋史本傳互異加集賢校理知河中府召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閤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王安石執政時多謂

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乃出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

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宫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既革司馬光

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㷀然而起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内聞者痛惜之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為御史臺主簿知温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静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名為侍御史知雜事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宫始

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己者得以中傷媒蘖誣陷其蔽不一願收還前旨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

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
共上疏曰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陛下
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
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揺人心去
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
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
說疏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安石獨進瞽
言營惑聖聽先朝所立制度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

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願早罷逐以尉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鹽務司馬光疏言琦顗所坐不過疏直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為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修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寇宜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諂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既貶通判鄧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顗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為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用威嚴為治屬吏奔走聽命顗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贛烏程二縣皆以治

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顗以為一人偏詞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以當刑名之任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為御史亦當少思報國柰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顗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邪即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

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
為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
學王安石知其名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
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便光有疑獄俠讞
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秩滿入都時初行
試法之令安石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
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

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悦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又辟為檢討更令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為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税務索市利錢其末或

重於本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不雨人無生意東北流民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糹几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

饑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廪賑貧之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疏奏神宗反覆觀圖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呌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安石上章求去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

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吕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為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取名臣諫疏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為黨與俠行至太康

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按西塘集俠自英州放還為泉州教授復改泉州錄事參軍章惇用事乃再竄於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按西塘集俠自建中靖國中放還復前職崇寧初監衡山廟旋追毀前命勒停五年又復將仕郎叙用與宋史本傳互異）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為山陰尉

何郯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亳已而留經筵郯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使夏竦讒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郯與張昪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知郯又與昪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郯爭辨尤力卒出之夏竦倡言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贄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閤請究其事冀揺動中宮而

陰為妃地帝以語鄭鄭曰此姦人之謀乃止不究其負罪不去鄭等奏出知河南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鄭請閱實其是否因言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君臣交疑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任守忠以修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鄭曰舊制内臣遥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禄既得其禄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閤門欲綴本品

坐宴鄭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内臣坐殿上者守忠聞之
不敢赴知雜御史䦨帝以鄭不阿權勢越次用之以母
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疏言張堯佐緣後宫親
昵竊非據外庭竊議將處以二府臣謂莫若富貴堯佐
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
命進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
封駮之職廢鄭乞準故事凡詔敕並由門下從之唐介
出判南敕過門下鄭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

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内臣蘇安静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奏之歴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始郯為御史有直聲為仁宗所知晚節頗依違在梓州因地震言陰盛臣强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云

妝郯因地震譏切韓琦及乞召還王陶係治平中再知梓州時事宋史本傳叙於郯知漢州以前兹移置傳末

稍為
增輯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為池陽令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廉於居官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問中復唐天寶後治亂之分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内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揺弼詔中復往治較其

名乃趙征村亦無罔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按東都事畧作知潭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鄞兵苦巡轄官苛刻繫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為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檄之曰斂散自有期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

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爲縣中復言永康控感茂不可廢其後竟復之關内大旱請加賑䘏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爲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建中靖國初織内饑多盜以擇仁知大鹿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積奴犯法按致於理積造譖徽

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因擿隱剔抉秋毫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往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祕閣為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為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堅緻如削鐵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廋事急匿宦官楊

戳第擇仁跡取之竄于遠戳中以事出為顯謨閣直學
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
奪職免再以徽猷閣待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
州以病提舉崇福宫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彦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為華陽尉從韓琦定
州河東幕府琦輔政薦為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
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閤選為記室參軍直集賢院潁王
為皇太子加右諭德神宗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

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横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罷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困顧以歲月為之還判流内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為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為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

士屢求退以為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 不幾 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 光禄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慶歷用兵詔求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為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為教之不至徙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為生不知學獵 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入為吳王潭 王宮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

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英宗入為皇子即拜說書及即
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
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
帝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神宗立進龍圖閣直
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為本曹侍郎
後八年卒年八十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官
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為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

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吴奎薦其學行補國子直講加
秘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為說書又為侍講直集賢院以
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
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
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修初不知思恭修出政府思恭
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
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
修天文院渾儀著尭年至熙寧長歷近世歷數之學未

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第進士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及爲皇子堅卧不出孟陽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乃發德音何爲堅拒如此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帝意乃决及即位命爲皇子位說書以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最後召至隆儒殿且大用孟陽稱他人使代乃遷

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拜天章閣待
制卒年六十九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判
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餙格外餽
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為戶部判官神宗出閤
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為潁王府翊善進
太子左諭德帝即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
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

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約不苛擾所至人愛之帝念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進士上第通判荊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仁宗愛其才欲超寘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不之遣獨遣中人乎向傳

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仍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曾公
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為史官繪爭曰
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帝為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
兼侍讀繪固辭滕甫言於帝帝曰繪不畏彊禦朕一見
許其忠蓋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
令少避爾繪以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
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時
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

舊臣多引疾求去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詰繪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為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為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為非禮又言不宜用遼歷改置閏悉從之繪常薦鄙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

二繪為吏敏彊主愛利而受性疏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為范祖禹所咨重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為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祈天戒詔罷之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甚宏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靡宜損其志以昭先帝儉德奉宸庫被盗

治守藏吏庠言皇城幾察屬禁實近侍主之當并按仁
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
豫儲嗣未正庠疏言潁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
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司
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
志海内為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為國家長利
奉使契丹以英宗祥祭日丐免宴契丹義而聽之除集
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産鐵利為饒請復

舊治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且募民入粟塞下豫為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從而北内侍程昉希功請並兵濟役庠請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為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王安石欲見之竟不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曾與蔡

碓爭走參禮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鋭工技擊者籍為勇敢倣漢謫戍法貰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雲中遣騎涉内地邊吏執之契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疆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為備庠奏言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契丹張形示彊造端首禍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嘉使者辭順訖以黄嵬山分水嶺立新疆毋喪服終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徙泰州坐

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興軍時西征無功

關內騷動庠過闕力言虛内事外恐揺根本帝感納其

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庠有吏

能淹通歴代史卒後蘇頌論庠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録

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登進士甲科教授

亳州應天府入為太學録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

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畧

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却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可益國邪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見者目為真御史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鹽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為幸太學頌或摘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四

卷三百四十四